



为时代变迁中的乡亲画像

□ 荣光启

“乡亲”，一个分外亲切的词语。在《兄妹开荒》《小二黑结婚》《暴风骤雨》等文艺经典中，早已有对他们的丰富书写。而胡丘陵的诗集《八十三个乡亲》，以真实、细致、深入的笔触，为身边的83个乡亲画像，带我们走进当下乡亲们的生活，感受变迁中的乡土中国。

读者最能体会到的，恐怕就是作者丰厚的乡村生活经验：许多失传的技艺在他笔下复现了，一些现在的人听起来很陌生的职业被讲述，带有历史印记的乡村人物得以刻画……若没有多年来对乡村生活的熟悉与深入，很难写出这样的

乡土人物志。

在作者笔下，我们不仅能见到篾匠、砌匠、漆匠、石匠、捡瓦匠、补锅匠、榨油的、弹棉花的、织蓝印花布的，还能读到赤脚医生、碾米机手、拖拉机车手、民办教师。可以说，作者对特定农村社会的人口构成、经济来源、治理模式等状况了如指掌。他在写这些人物的时候，既有对乡土中国的社会学的分析能力，又有经验上的对乡亲们处境的感同身受，这些综合素质，促成了那些感人至深的细节和意象。

作者关切时代变迁中的人物命运，关注他们的生存状态与内心

波澜。“木槌，敲打沉睡了多少年的云”“从柔软的棉絮中，弹出骨头”，这些诗句道出了乡村手艺人曾经的辉煌。“暴雨夜，他修补最后一个铁锅时/锅底的裂纹，突然开口/唱起了花鼓戏//有一天，再没人补锅了//他总感觉村庄的哪个地方/有个漏人的窟窿/无法弥补”（《补锅匠胡良起》），这一具有张力的想象，传递出补锅匠心底的怅惘。

透过一个个具体的乡亲形象，能看到时代的脉动，看到乡村变迁的历史感。作者写民办教师，他们“左腿迈进教室，右脚/还在稻田里”，正是这个群体在几十年时间

里，撑起了中国农村基础教育的天空。“丝瓜从窗户爬进来/偷看后墙的世界地图”，这一意象，让人瞥见农村、农民与知识的连接，从而对民办教师群体的奉献心生敬意。

《八十三个乡亲》让人物的刻画扎根于时代的土壤，又让时代性的书写通过个体命运得以具象化呈现。诗集有冷静的现实主义关切，也有轻盈和充满乡野趣味的浪漫主义想象。在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乡村面貌日新月异的今天，这部作品可以成为我们了解乡土中国的一扇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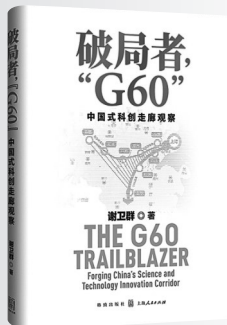
来源：《人民日报》



书架

《破局者，“G60”——中国式科创走廊观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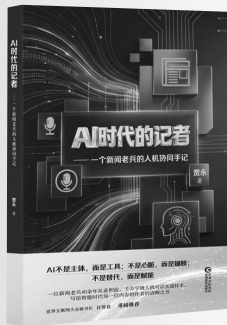
谢卫群 著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此书以细腻笔触将“G60”的十年历程娓娓道来，为读者读懂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一份兼具现场温度与理论深度的文本。

《AI时代的记者——一个新闻老兵的人机协同手记》

贾永 著 贵州教育出版社出版



这不是一本简单介绍AI工具如何使用的操作手册，而是一位新闻老兵面对智能时代大潮，以40余年新闻实践为根基，以千万字级人机对话为样本，对“人何以为人、记者何以为记者、技术何以向善”作出的回答。

文摘

秋，从乡野而来

□ 王本道

白露过后，秋，实实在在地来了。

因为在城市长大，少时的我对秋的认知不过是“天气凉了，树叶黄了”。五六岁时，我心中有过一个疑问：秋天是从哪里来的？

20世纪60年代的第一个秋天，我升入初中学习。开学一个月后，学校组织我们到附近一个县的公社参加“学农”活动。在几位老师的带领下，同学们自带行李，先是乘坐了半小时的火车，接着乘马车，颠簸了近一个小时，终于到达目的地。跳下马车，举目四望，豁然开朗，似乎一下子进入了童话的世界。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农村。眼前，群山耸峙，连绵起伏，平畴上是一眼望不到尽头、即将成熟的庄稼。清凉的风吹过，送来阵阵果香和稻香。

我们住在老乡的家里，每天和当地农民一起收秋。说是“劳动”，其实我们只是干些拔花生、

拔地瓜之类并不重的农活，多数时间是跟着几位老农识别各种农作物、了解收割方法。中秋那天，老师给我们放了半天假，带领我们到山野田间去玩。登上半山腰，望向广袤的大地，由于天气渐凉，漫山的树叶、藤蔓开始变色，层林尽染，野花争奇斗艳。

我想起童年背诵过的刘禹锡的诗句：“山明水净夜来霜，数树深红出浅黄。试上高楼清入骨，岂如春色嗾人狂。”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秋，从乡野而来。

1968年秋天，我来到农村“插队”，在乡间度过了三个完整的秋天。在辽南瓦房店一处偏僻的山区，我和当地农民一样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生活虽然清苦却丰富多彩，我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乡野之美。

岁月如流，时移世易，后来我调入素有“北国水乡”之称的盘

锦，至今已逾四十载。盘锦的这方乡野，让人想起三千年前先人在《诗经》中描写的“蒹葭苍苍”“大田多稼”。盘锦是我国水稻的重要产区。盘锦大米晶莹剔透、颗粒如珠，煮熟后柔软润滑、清香适口。有客人到此，主人常常会在酒菜上桌之前，先请客人吃上一小碗大米粥，讲究的是“别让酒菜搅和了盘锦大米的原味”。

又是一年“稻花香里说丰年”的时节，我与几位文友来到辽东湾畔的一个农场。眼前，无垠的原野稻浪翻滚，溢彩流金，如同铺上了一层厚实的褥子。细看那稻穗，每一颗稻粒都饱满鼓胀，在秋阳下富有光泽。此时，早熟水稻已经开镰收割，我仿佛闻到了从农家小院飘出的新米的香气。

千重稻浪，是秋日乡野的馈赠。

来源：《光明日报》



书悟

从源头开始阅读

□ 张炜

我们这一代人回顾个人的阅读史，对于那些深刻影响了个人生活、立场、价值观，特别是对个人职业生涯产生重大影响的书，如数家珍，能逐一列举出作家和作品的名字。每一个名字，都意味着一次难忘的阅读体验，意味着一场深深的沉浸，意味着一段如痴如醉的日子。

那么，我们又将如何去读？

如果感受敏锐，就会发现一个时期最优秀的文学创作，使用的词语和造句方式，经过三五年之后，开始被广泛应用，再过几年

甚至出现在材料写作里，其陌生化的质地开始改变。

就一个时期语言的演化来看，“润物细无声”的能量是惊人的。它决定了一个民族语言表述的方向，其形质、色彩、音调，形成一种渗透力，无所不在。分析社会语言的变化进程，最不能绕过的就是文学表述，因为这是创造的源头之一。它隶属于个体，滋生于心灵，拥有内在的强大生长力。

寻找个性化的语言表述，当然首选经典，像《诗经》《楚辞》及诸子百家、陶渊明、李白、杜甫的作品

等。对今天的人们来说，它们读起来磕磕绊绊，理解障碍很多，那是因为它们距离现在的数字时代过于遥远，整个造句和词语乃至精神情感状态都差异巨大。然而人性却是古今中外少有改变的，对待善恶、友谊的态度，与自然山水的关系等，内质总是相似或相同的。

有人认为经典节奏太慢，那是误解。所有的诗性表达都更具弹性、个性和质感，生命信息也最为稠密。如果比喻成酒，它们属于高度酒，越陈越香，让人陶醉。

也许，我们的阅读，当从源头开始。